



娃子一脸愁容地来到四爷家里，见到四爷后，泥塑菩萨般闷坐着。

四爷抽着旱烟，抖动肩膀咳嗽一阵后问：“钱还没凑齐？”

泥塑菩萨般的娃子只得开了口：“没凑齐，还差十五块，真愁死人了。”

娃子的父亲患病住了医院，动手术需要一百一十块钱的手术费。村里人吃了上顿就得为下顿发愁，娃子跑细腿磨破嘴也没借齐手术费，娃子只好满面忧愁地来找四爷。

“还按咱村子的老法子办吧，你看上了哪家？”四爷问娃子。

娃子嗫嚅道：“看上了金豆家，金豆家有头搭上磅的黑猪。”

“不中。”四爷以不容商量的口气说：“金豆一家将黑猪当亲娘老子一样养着，金豆娶媳妇还要用黑猪待客。黑猪是他们家的命根子，你不能打黑猪的主意。”

娃子想了一会儿说：“那就上麦秸家吧。”

四爷将烟袋锅子在床帮上磕了磕：“也只有去麦秸家了。



借

□顾振威

娃子，你要记住，要是他们家不愿意，你听到他们故意咳嗽了，你就别牵他们的羊了。”

娃子点了点头。

圆圆的月亮终于挪到了西边的天空，等得心焦的娃子跑到麦秸家大门口，推开用秫秸编的门，轻手轻脚地走到水羊跟前，弯下身子解拴水羊的麻绳，受到惊吓的水羊咩咩地叫了起来。

麦秸被惊醒了，麦秸的媳妇小麦也被惊醒了。从洞开的窗户往外一望，白花花月光下，他们清清楚楚地看到了正解羊绳的娃子。

小麦推了推麦秸：“快去撵走娃子，咱就指望这只水羊过年了。”

麦秸没动，他提醒小麦：“娃子父亲正在医院住院，不到咱这借羊，他上哪凑齐手术费？”

“你不撵走娃子，我可要喊人了。”

小麦刚把话说完，麦秸就把小麦的嘴捂上了：“好老婆，老婆好，人都有困难的时候，咱们不能见死不救，先解娃子的燃眉之急，等过年时咱们再想办法。”

麦秸和小麦眼睁睁地看着娃子将水羊牵出了院子。

第二天天刚蒙蒙亮，娃子就牵着“借”来的水羊和四爷来到了集上。在四爷的撮合下，“借”来的水羊卖了十八块钱。

娃子的父亲动过手术后很快就痊愈了。

一年后，娃子用省吃俭用挤下的二十块钱买了只水羊。在一个月色溶溶的夜里，娃子和四爷将水羊拴在了麦秸家的院子里。■

锁匠

□陆章健

当年，锁匠大根还是一个小青年。

那年，大根的邻居林老汉花钱从人贩子手中买回了一个年轻的外地姑娘。林老汉每天把这买来的媳妇看得紧紧的，白天上山下地干活，把她锁在屋里，为了安全起见，大门是加了几把锁的。

透过窗口，大根看到了一脸绝望的姑娘，顿生怜惜。

大根偷偷地靠在窗口，与姑娘说话，不久，俩人熟络了。

姑娘求大根救她出去，但面对坚固的房子和紧锁的大门，大根有心无力。

姑娘乞求的次数多了，大根狠了一下心，说：“你等我，两个月后我一定救你出来。”

自此，大根在村里消失了，每天不见大根在窗口出现，姑娘更加绝望了。

两月后的一天，大根悄悄地打开了林老汉家的大门，把姑娘救了出来，与她一起私奔了。

逃出虎口，姑娘问大根：“这两个多月的时间，你去了那里？”大根说：“我去拜一个锁匠为师。”

后来，大根与姑娘结为夫妻。为了生活，在异乡，大根成了一名手艺很是了得的锁匠。■